酱油淘饭与海鲜味道

□蒋静


AI生成图

小时候家家户户灶台上，少不了一只酱油瓶。我家那只玻璃的，原先装过什么已看不出来，没有瓶塞，瓶身没有标签，瓶口系一截棉线，弯成提手。瓶底总积着一层深褐色的酱油，晃一晃，挂壁，像海涂退潮后留下的一道痕。

酱油快见底时，父亲递给我几分钱："去，打酱油。"我拎着带提手的瓶子穿过弄堂，去街口小卖部。柜台上一口大缸，缸壁贴张大红纸，写着大大的一个"楼"字——那是楼茂记的散装酱油。木盖一掀，酱香混着咸气扑面而来。售货员拿长柄竹提子伸进缸里一提，将漏斗插进瓶口，酱油便咕嘟咕嘟灌进去。我拎着瓶往回走，不敢跑，怕洒，又忍不住快走——父亲等着酱油下锅。瓶子里的酱油一路晃荡，一路都是酱香。

我家住丹城老街，三间平房，一个小院，灶间搭在西屋。母亲是医生，白班、前夜班、后夜班轮着来，碰上急诊多，连着两三天不着家也常有。父亲便成了天天围着灶台转的人。母亲出门前把菜票粮票搁在桌上，交代一句"今天看着有什么就买什么"，剩下的全是父亲的事。他话不多，做菜也谈不上手艺，只讲一个原汁原味。最常做的是清蒸小黄鱼或带鱼，鱼洗净搁在盘里，姜片铺两片，淋一圈酱油，上锅蒸。

有一年过年前，母亲难得轮休，头天晚上就跟父亲商量，得去趟丹城南边那个村子，看看我的奶母。奶母姓陈，我小时候母亲"三班倒"顾不过来，好长一段时间请她做住家阿姨带我。后来她年纪大了，回了自己村子，可逢年过节常走动，处着处着就成了亲戚。

到了奶母家，她一个人坐在灶间小板凳上择菜，见我们进门，又惊又喜，着急忙慌站起来："也不说一声，家里啥也没备。"母亲扶她坐下："就是来看看您。"奶母还是过意不去，说灶上连条像样的鱼都没有。母亲在灶间转一圈，揭开锅盖看看，回头笑："有米饭有酱油，就够了。"奶母一听也笑了："那倒是，酱油淘饭，我拿手。"她往灶台边挪，母亲坐灶前烧火，奶母站着掌勺。锅烧热，挖一小坨猪油下去，油化了倒进米饭，翻炒几下，再沿锅边淋一圈酱油，"滋啦"一声，酱香混着猪油香腾起来，满屋子都是。奶母盛了两碗，递一碗给我："吃吧，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。"

我端过碗，坐在灶间小桌边，拿筷子拌了拌。米饭被酱汁浸得油亮，猪油花浮在面上，一口下去，咸、香、烫，从嗓子眼一路暖到胃里。母亲也端一碗，靠着灶台站着吃，边吃边跟奶母说话。奶母说村里路修好了，儿子从城里回来方便；说养的几只鸡开春能下蛋；说隔壁邻居家娶媳妇，摆了好几桌。我埋头吃饭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奶母在我家带我，也是这么一碗酱油淘饭，我坐小板凳上，她蹲在旁边喂，一口一口，烫了就吹一吹。这味道我一直记得。

我上初中，菜场里的东西慢慢多起来。父亲买菜会多转两圈，有时拎回一条鲈鱼，说换个花样，葱油；有时买一兜花蛤，养在水盆里吐沙，晚上爆炒一盘，满屋子香。有一回他不知从哪儿学来一道"酱油水煮杂鱼"，小黄鱼、虾潺、小鲳鱼一锅烩，酱油兑水，加姜片葱段，煮到汤浓鱼嫩。母亲连吃两碗饭："这个好，比单蒸一条鱼有滋味。"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道菜在闽南叫"酱油水"，是渔民在船上现捞现煮的吃法，图的就是一个方便。父亲不懂什么闽南不闽南，只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："反正酱油是咸的，水是淡的，搭在一起正好。"

再往后我上了高中，住校，回家少了。可每次回去，父亲总要多忙活一阵，添一两个新菜。有一年除夕，他端上一道黄鱼烧年糕，黄鱼煎透，小火慢炖出奶白的汤，年糕片最后下进去，吸饱鱼汤，软糯里带着海味。母亲说："从前哪舍得这么吃。"父亲笑："从前是从前。"我夹一块年糕，咬下去，鱼汤的鲜混着酱油的沉，还有一点点甜。我忽然想起奶母那碗酱油淘饭的筷子头，想起那只带提手的小瓶，想起父亲蹲在灶前煎鲳鱼的背影。一张餐桌上的东西换了一轮又一轮，可有些东西没变过：母亲"三班倒"的脚步声没变，父亲围着灶台转的身影没变，过年围坐的那张桌子没变。

现在母亲退了休，"三班倒"熬了半辈子，忽然闲下来倒不习惯，天天往灶间跑，跟父亲挤在一块儿。父亲烧菜，她打下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酱油瓶早换了超市买的瓶装，"楼茂记"的标签花花绿绿。母亲说吃来吃去还是那个味，我说是，舌头认得。母亲笑："你倒记得清楚。"我说："那酱油淘饭，我也记得，猪油一坨，酱油一滋，香得隔壁都能闻见。"

父亲的越剧情缘

□杨应和

父亲是一名语文教师，他喜欢拉二胡。闲暇时，他总爱搬把竹椅，坐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，用二胡拉越剧曲调。那如泣如诉、优雅婉转的曲调，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行人驻足聆听。父亲拉二胡时，我从没见他摆过乐谱，那些旋律早已刻在他心里。

长期耳濡目染的缘故吧，不知不觉，我竟然能哼唱几段了。直到长大后看了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我才知道，父亲拉的曲子全是里面的经典唱段。

父亲拉二胡是非常专注的。他拉起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，我眼前便立刻浮现出林黛玉初进贾府时小心翼翼的灵动，以及宝玉喜上眉梢的场景。而当他拉起《宝玉哭灵》时，胸腔便随着旋律一起一伏，我仿佛能听见宝玉那一声声痛彻心扉的哭喊："林妹妹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……"

退休后的父亲更是将这份痴迷化作行动。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教师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剧社。从此，排戏、唱戏、伴奏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，一群人忙得不亦乐乎。他们带着满腔热忱与一身才艺，主动将舞台搭到各个乡镇。没有华丽的布景，排练却非常认真，表演也非常投入。是越剧，让他们的退休生活如此充实饱满，霞光满天；也是他们的奉献，让越剧进入更多寻常百姓家，滋养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情怀。

犹记得，2021年8月6日，父亲茶饭不思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二胡拉着《黛玉葬花》。我急得要带他去医院，父亲摆摆手，说："不用了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。"事后母亲告诉我，那一天父亲看新闻得知，他崇拜的偶像——林黛玉扮演者、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因病去世。

为安抚父亲的情绪，我托人从省城书店买了好多王文娟的音像碟片。几天后，父亲就收到了。父亲非常高兴地说："这下好了，我和老伙计们又能跟着先生学两段了。"这时，我问了父亲一个憋在心里好久的问题："爸，你是怎么喜欢上越剧的？"

父亲一双布满茧子的老手摩挲着二胡，目光望向远方，陷入了回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"当年我在舟山守岛，岛上生活很艰苦。我的班长是杭州人，会拉二胡，又喜欢越剧，他就这么手把手地教我们拉二胡。"父亲顿了顿又说："有了二胡，我们也不觉得艰苦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那个教会我们二胡的班长，还有那些战友，身体还好吗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"

说着，父亲拉起《元春省亲》那一段："梦里思亲千百回，醒来寻觅梦中景……"父亲银白的头发在风中乱飞。我忽然看见，父亲的眼角滑落一滴泪珠，悄无声息地砸在琴筒上。



AI生成图